

# 世家

趙 魏 韓 田敬仲完 孔子 陳涉

外戚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參 留侯 陳丞相

絳侯周勃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趙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留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魏世家

孔子世家

楚元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陳丞相世家

正宗世家

韓世家

陳涉世家

荆楚世家

曹文王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三王世家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成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載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

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

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

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

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

奔翟趙衰從翟伐齊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

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

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

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

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

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

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

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

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

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

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

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

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及不討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

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

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

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

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

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

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

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

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  
 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  
 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  
 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  
 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  
 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  
 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

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

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

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

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為文子文子生

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

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

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

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聞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謹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

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

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

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

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

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

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

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  
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  
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干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

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五

吳 趙 滅 吳 生 十九 年 又 三 越 圍 吳 於 郢 都 吳 卒 於 郢 都 吳 卒 於 郢 都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

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雜以料擊殺代王及從

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干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

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

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崩曠於衛衛不內

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

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俟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

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一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雜以料擊殺代王及從

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

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

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友

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

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或作

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

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

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

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

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

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

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

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

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贊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鄉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襄子弟桓子逐獻侯

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

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季王弟而定王子十二年城平邑地理志曰

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于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

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

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

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

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

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

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

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

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滌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

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

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

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十九年與齊宋

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

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

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

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出於

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

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

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秦二山有桑丘縣

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

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

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

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

年亦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使樂池送之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逐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十

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

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秦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秦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

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

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臙音丁反趙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

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

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

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

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

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  
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  
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

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

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  
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  
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  
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

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

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亦紬之別名也。秫者，藜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織纒之麤，指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紬也。大吳之

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

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小非

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者，所以制俗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

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

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

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

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

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

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

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紹音趙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

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

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

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于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

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

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鴟

之塞徐廣曰華一作爽鴟一作鴻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

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

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

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

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

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

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誦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

蔡母遂曰斂爵

子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

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

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

下笑豈不痛乎

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涿

郡鄭音莫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曰在常山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

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

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

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

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

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

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

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槐柔一作平柔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公亞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

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

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

平有石城縣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

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

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池也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

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魏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

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

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

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關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

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

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

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祚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問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縗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縗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獻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  
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  
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  
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

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

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  
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

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

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

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

祺出十一年城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

徐廣曰庫廐之名音膾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

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

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伐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

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

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

徐廣曰在太原

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

汾門

徐廣曰在北新城

臨樂

徐廣曰方城有臨樂

與燕燕以葛武陽

徐廣曰葛城在高陽

平舒

徐廣曰在代郡

與趙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

徐廣曰在頓丘

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

徐廣曰一作修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

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徐廣曰武遂屬安平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

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

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徐廣曰年表云

太子從質秦歸

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

五年傳

燕之銳師攻秦蕞

徐廣曰在新豐

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

五年傳

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

關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潛王世本云季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

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諡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攻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

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

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

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

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

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

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

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

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

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

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及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  
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  
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  
邑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  
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  
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曰斯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

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  
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  
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  
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  
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

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

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

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

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

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

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

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驕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滎陽三

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滎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

陵徐廣曰今在河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在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

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

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

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

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

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

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汗者眾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

駟案及家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

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

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五年

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

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

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

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

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

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

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

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費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  
 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  
 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  
 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  
 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  
 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  
 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  
 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  
 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  
 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  
 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  
 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  
 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  
 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  
 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  
 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  
 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  
 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  
 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  
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  
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  
秦昭王爲西帝齊潛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  
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潛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  
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  
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我郢楚王徙陳十九年  
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  
陽徐廣曰  
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  
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  
丘一作廩

丘又作邢丘鄆  
丘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

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  
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  
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  
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鄖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無此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邢丘徐廣曰在平阜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阜有茅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

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同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圜中徐廣曰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

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

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四十四終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西川北周韓氏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  
 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  
 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  
 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  
 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  
 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  
 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威季之功今後  
 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  
 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  
 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  
 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  
 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兩三月也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徐廣曰時襄耗而作奢後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  
 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鄢徐廣曰鄢陵縣音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

濁澤

徐廣曰云鯁申差長杜有濁澤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

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

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

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

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

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

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

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

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

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

大破我岸門徐廣曰頽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

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

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

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不自信也而曰信楚也

齊策

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

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

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

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

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莒秦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

報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以下楚前圍雍氏報王之三年事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

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

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

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

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

曰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

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

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般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

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蘇代又謂秦太后

弟芊戎徐廣曰號新戒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公何不為韓求

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

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

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蟻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  
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  
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爲秦所敗戡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  
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湯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湯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西川屯園  
氏書同本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獄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桓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

某地由是改姓用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

徐廣曰一作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茶

徐廣曰一作穉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茶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茶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正監一作闕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

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

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

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

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

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

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

取魯之二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

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

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

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二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

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

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

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

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桓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

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

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反醜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

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絀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能乎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

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

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

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

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

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

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

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廣曰作夫人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

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

侯不勝而韓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

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

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

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

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

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為帥救韓趙臣擊魏

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

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

徐廣曰在陽翟屬韓

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

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救徐廣曰在濟陰宛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

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

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

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

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

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

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

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

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

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

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

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

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

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

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

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二十

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

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

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

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

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

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

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

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

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

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

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

二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代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

莒太史敫

徐廣曰音躍一音皎

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

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係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

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

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

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

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  
處建於共松柏間也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六 終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陬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

於宋

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西川世鳳

西川世鳳

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

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

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餽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人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

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及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

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

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

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而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翹翹

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罔象食人一名沫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王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

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

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晉

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

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

僂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

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

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

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

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

東周乎

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

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

揖讓而登

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於旄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縣北有龜山

定公十三年夏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自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

使仲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

於是叔孫氏先墮郕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服虔曰人右入及公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

公斂處父

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係鄆無成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

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職客求而有在也

皆予之以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

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王肅曰膳祭肉

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屯在魯之

也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

孔子相失包氏曰言夫子在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

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孔安國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文王既沒

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馬融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曰如

不當使我知道之今使我知道之未欲喪之也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

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誰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

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

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柳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

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鷩鳥今之鷩也楛木名弩鏃也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夷

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分謂若夏后氏之璜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時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

者暮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人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常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

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華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

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如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

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以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

裁制當歸以裁耳

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萊

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

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友於蔡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柘廣五寸二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

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亂同空舍此適彼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也

孔子孔子憮然 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止皆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

者蓀草 器名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氏曰丈人曰

復往則亡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遷於蔡二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

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

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

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

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 非與 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 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 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不智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

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為穡 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楛 王肅曰

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能每順人之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善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

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

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

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

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

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

叔名疾

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

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

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不可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啓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

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士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君言端好也

召使儻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音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

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

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

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

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及

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喟然嘆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朝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行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首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

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

山所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

王肅曰傷道夏人殞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

憇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

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

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

家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筑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

堂冢坐間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

種之其樹柞枌檉雉女貞五味堯檀之樹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

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自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六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

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四十七

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西川屯鳳臺  
氏圖南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史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

即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

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

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也司馬季主為目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

遂不戰徐廣曰十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

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

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

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

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

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鉦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連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鉦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為蒼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鉦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鄒盜

鄒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鄒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舍一作全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

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按班固秦事云六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作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

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徐廣曰田民曰吐音亡更反

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這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西川老圃氏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惠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娣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史記卷四十九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泥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

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

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

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

徐廣曰一作哀

卒滅呂氏唯獨置

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

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

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

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

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實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

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

武帝祓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

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

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

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嫫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二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侯、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

徐廣曰：名俗。

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

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

徐廣曰：名俗。

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

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爨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眾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

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

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

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

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諡項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

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  
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  
人防與公也豈

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

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

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

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

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

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

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

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

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魏川世鳳尊氏關南南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

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陳豨得

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游之資以畫干營陵

侯澤

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

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

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宰大謁者張子

卿

徐廣曰名澤駟如淳曰闔人也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

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

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贊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

文穎曰欲發之恐大

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

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

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

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

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

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

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

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欲

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

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

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

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

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

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氏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史記五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川屯鳳臺  
氏雷回南甫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

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

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

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

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

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

與魏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方以呂

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安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二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邛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濶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世家第五十五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人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人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甘露二年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紂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與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終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秦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案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蘇川中集

蘇川中集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

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

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

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

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

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

君皆賀召平獨乎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

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

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

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

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

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

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

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

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

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

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母收稟為禽獸食上大怒

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

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

之淺也

韋昭曰用意淺

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

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

生等爭烈矣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將擊

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衛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淠

敗於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軍

騎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

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

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

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號曰

魏氏園圃

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牟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輓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犇

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緒陽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曉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濠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費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鄔徐廣曰鄔縣在太原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音鳥古反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高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稀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一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聞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宙旣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宙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乎如淳曰猶言用宙爲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類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宙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及古易 張良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殿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爲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祭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入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

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拒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曰義曰何時未為相國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

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人有及平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為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西川中鳳鳴氏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往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

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

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

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

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躰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上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

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

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

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子也... 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

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關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

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

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廢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雖水中

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

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

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塔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七

西川史局印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林官引強

引強弓官如今挽強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

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畱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

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音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徐廣曰屬山陽

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

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

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

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

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或曰地名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

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

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

遼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箕動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卞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

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昌絮提徐廣

曰提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遺得左右物文帝應劭曰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音弟

文帝諸呂廢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爲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條字  
綱案服虔曰脩作條

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旣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  
后兄子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也無切肉又不置  
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櫓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王使造父御西也符見西王母樂之忘

歸 史記燕世家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西川世鳳  
氏書南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雒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

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小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及古制  
毛氏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西川毛鳳苞氏康周南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雒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

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小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及古制

年入朝畱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

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

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類曰地名殺數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

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

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畱園縣

駟案司馬彪曰園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

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

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

中東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

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

上疏因畱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

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

漢書音義曰  
茅蘭孝王臣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  
服自此喪人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食梁孝王長  
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  
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  
刻爲雲雷象直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竿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傳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恔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壩垣爲官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西川忠國  
氏國南甫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

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

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

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旣聞漢公卿請捕治建

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

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

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

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摧會

章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

人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

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

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

禋祥 服虔曰求福也

好爲吏事上書願

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  
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  
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

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  
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

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

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

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  
車所以窺

看敵國營壘  
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其辭出此事寄

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  
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

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  
慶字惟一本作建

不宜得與叔父  
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

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稅  
音奪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史記卷五十九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

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背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

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未入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言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戾一作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一作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徐廣曰一作開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最一作觀也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衷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股牲也駢剛赤脊周牲也

羣公不毛

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奏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蓋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

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

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

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

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

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

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裨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厥有憇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

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

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徇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贊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

肥德徐廣曰肥一作非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

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

曰一作壘駟案李奇曰保持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侗好佚母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

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壘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

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

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

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

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

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

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

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

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

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

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耆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侂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侂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垺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不立燕於太...

...

曰蘭毋

表巨妻于

子與不變其



